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

吳興姚

鉉

古賦甲 摠三首

聖德二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一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細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





間鄰於政教豈前修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曾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

維皇高宗穆端命于玄穹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裔建北宮之尊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爲龍舒廣衍兮走羣山紛卻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弈弈鬱佳氣之葱蔥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爲朕宮因以鴻稱含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榦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若神踣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梓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柢於昭

回時也山祗效靈波神作氣爲桴爲筏羽疊鱗萃朝泛江海夕出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旣收靈臺勿亟子來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爲廣庭考正極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剗盤岡以爲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順高明築凌天之四墉四墉旣列太階如截下上相嶺欽嶸以沈沈其始也星鎚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棟爲山欂杌如林乃卜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榱桶舩以礪密折姑繇以爲楹墮喬山以爲磧亂重簷以切霞烟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橘鬼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正棟操宇而不危階瑩冰級瓦敷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昔以交輝聳大厦之竒傑勢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森修遽以宵徼悅業賦而巖巍謂衝飈激海兮漩齋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巘嶸而傾斲石鮫枕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鬚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



輝通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  
邈不至於階端崢嶸孱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間七耀迴環呼咸反  
故赫以突兀攄閱弘以蕭撥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  
仰之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岌樹巔而興雲末嶷兮峩峩巨  
鼇戴仙山而出滄波呼麥反兮煌煌燭龍圻穹穴而臨北方排層  
城而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爲翼  
環阿閣以周墀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頌洞啓重閨之呀赫趨  
堂塗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上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  
璣與金玉紕漢京之文飾熾丹雘於斐嘗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  
微晨曦彤墀夜明雲薄萬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  
休其陰則捐絃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櫺駢湊竦  
柱奔列複檻罽綴高窻景蕪黔烏敢反日翳而采連矐天開而中絕  
形持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矐昭訓之崇崇矐光範之揭揭其  
南則丹鳳啓途遐矐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睚盱容鼎七局方駕五

車示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  
偃朱旗而橐玄甲屯仡仡之驍夫其後則深闈祕殿曼宇踈楹瑞  
木交陰玄墀砥平鮮風歷廡凌霰飄英蔭藹武闈增華穆清玉燭  
內融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  
也三朝繇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  
乾望舒停景於觀象密勿旒展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  
臯以爲長其下則鷩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  
則貫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晷漏於  
鍾律架危樓之筍簾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流於紫  
庭倒景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  
玉燭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  
其中厥初經營天下既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勞非不  
懷也乃眷睿孫睿孫開元萬寓晏清而大和掩書契之所論既克  
廣於崇構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



其東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扉集賢人於別殿朝命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魯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右有局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珥貂寺人大伯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熊羆之旅薰以龍武矛戟森森材官羽林聲破丘山氣讐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功教其間望我鑾和陟彼高山猶慮憲章或遺國容未備乃立掌匱之司舒通事之史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傲王言于有位壻通太極澄指龍池重門內注複道潛移幽峻肅以相屬光彤融以煒煒玄象著明帝座維三皇唐設位俯察仰參翼室正中游宮次南北起含光其容耽耽揔而言之如山之壽則曰蓬萊如日之昇則曰大明自茲而北燕遊所經達于苑囿不可殫名周廬更呵市以環衛南端百仞上

極霄際却視歎崑經途廣深繚以層城默爲重陰至若時雨膏田九農煖暢雲歸山穴儵以昭曠白日麗於宮隅混晶光而益壯於是風師斂威纖盪不升穎絕搖芒葉無翻稜自中徂外鏡洗川澄弦直閭閻井畫溝塍靡迤秦山陂陀漢陵知稼穡之艱難見皇王之廢興及乎玄冥戒寒海神飛雪瑤域粉野琪樹森列玉宇琤階雲門露闕天華爽霽朗日朝徹赤旗絳庭朱柱豔月仰白帝而金精開據河宮而銀燭發其或蠻夷不至帝用興戎降元帥於天上發神謀於禁中皇靈震耀殲厥渠凶矯矯武臣此焉獻功效俘虜而陳器械恢莫大之威容爾乃時殷仲冬日正南至上公奉筆羣后在位一人壽昌萬國承賜式燕以樂欣欣且醉乃撞宮懸硃碣天地及乎獻歲元辰東風發春懸法象魏與人惟新儼文物於王庭兼九伐而宿陳威儀之嚴山嶽振振若太一披緡緼而俯百神既而成造勿褻會朝清明璿柄指寅寢闈發局皇帝御袞龍之法服佩蒼璧之純精執鎮圭導朱紘降輦登階微聞玉聲於是典禮



之官贊王就位南面穆然至若甸侯采衛要荒閩貊輸其方賚罔  
不來格統以千官六卿二伯司儀叙進象胥重譯肅肅委皮乾乾  
奠璧設以庭燎天烘地赫雷鼓殷殷朱干玉戚神簏如生熊羆愕  
貽危昂歆向歆爛歆射金根玉輅太常少伯火烈門旂霜交陸戟  
乃進元元以觀禮琕初六億兆之增金吾南首麾之以肱迺攀援  
而聳仰齊履企而冠騰太史來告卿雲勃興灑豐澤於生人荅上  
玄之休徵申命司寇緩刑冢卿降德秩山川而問耆老周雨露而  
均邦國華戎竭歡喜氣闐塞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慶抃  
之聲不踰辰而雷四域當斯時也驅周驟漢於廓煥爛王臨于朝  
天地貞觀靈宮巖巖上下交贊蓋所以法乾道而遵帝度豈唯安  
體而明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  
天地奢不遜而儉固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  
聖之宏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多甘泉晏恢景  
福僻王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

唐祖武宗文太古赧德六王慙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  
所奉者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  
身乎故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易有大壯君人  
者法焉聖朝猶斥其華而凭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素無加  
飾焉身居玄眇心與萬姓同畎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實以是  
享神何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隍四海  
猶未足儲鴻醇而俯丕耀豈咸鎬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勅  
懷鈞之小臣俾讎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  
惟新敢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言萃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三層達于崑崙鎮  
茲秦野揭以周原列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于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居壽考無期旣成斯  
文客有觀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厭于聰明頌聲亦飫于天意和歌竊抃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有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  
詠歌歌於膚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斁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坦蕩其曾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常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 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  
丕業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電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渙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淳風沕穆  
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紹興拓  
統錫羨神休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珍見旣應天以順人遂  
登封而降禪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  
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烈聖  
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  
四方豈殫稅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磬玉石於隴坂空瓌材於  
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  
而永固兮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矐矐乍明  
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從頽沓若鬼若業似天闔地門之開  
闔爾乃劃峯峇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  
騰文宰惚恍以洞豁呼嵌崑而旁分又比夫崑山之天柱矗九霄  
而垂雲於是乎結構乎黃道峇堯乎紫微絡勾陳以繚垣闢閭闔  
而啓扉崢嶸嶒嶸燦宇宙之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



背泓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卻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谿  
龍門以開關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平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  
乍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擎金龍  
之蟠蜿挂天珠之硨磲勢拔五嶽形張四維軋地軸以盤根摩天  
倪而創規樓臺崛岉以奔赴城闕嶽峯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  
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擢華蓋以儻滂仰太微之參差  
擁以禁扃橫以武庫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  
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  
曾檐屹其霞矯廣厦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景而翻飛  
大鵬橫霄以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碧光之堂吳乎  
瓊華之室錦爛霞駸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颼颼宵陰鬱以緜密含  
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緜飛楹磊砢走栱  
夤緣雲楣立岌以橫綺彩楠攢藥而仰天皓壁畫朗朱甍晴鮮頰  
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

大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  
以照爛倏山訛而晷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  
潛蚪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星於網戶金娥  
納月於璇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絕翼而銜霓扶標川而罔足  
擬跟挂而罷躋要離欵臙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  
乎掖垣空入西樓寔爲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  
順方面而來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嶸嶸形庭煌煌列寶鼎歆金光  
流辟雍之滔滔象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  
堂儼以太廟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探時順方其闔闔也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度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躡跪青龍承隅而蚴  
蟉其深沈奧密也則赤標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叶光權陰坤  
斗王土據乎其心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  
勢若飛動瞪眙睚眦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  
是天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



御瑤瑟而彈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欽若盼饗維清緝熙崇牙樹羽榮煌威蕤納六服之貢受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奉珪瓚獻琛帛顛昂俯僂儼容疊跡乃絜俎醢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麟張鈞天之鏗訇孤竹合奏空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宰飧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喙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沈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鑿之缺缺遊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天欣欣

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包陶唐遂邀崆峒之道禮汾水之陽渴飲沆漚之元精黜滋味而貴理國其若夢遊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關兮龍從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垓泝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靈臺兮赫弈日星噴風雷宗祀盼饗王化恢鎮八極兮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干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署纒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  
矗不知平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纒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  
石金瑰珠礫棄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  
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  
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  
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摠二首

京都

西都賦 李庾

西都賦 并表

東都賦

李庾

吳興姚

鉉

纂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焉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干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位敢效臯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詘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趾薪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藐然沈惜歲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爲我  
源說恭承玉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開  
中原既權二年爲唐遷都周榛秦莽平無耕餘文驅煬迎平于侑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禪壇新都之門闢殿軋宮  
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  
衣旣稅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一乃會漢酺發周  
賚謚萬類淳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  
榮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摺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  
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社稷而左宗廟宣達周衢  
址以十二棊張府寺局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  
星分度儼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負下摠維綱於御史  
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東  
榮月沈西軒倚九峻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開  
煙籠凝碧風靜逢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眈眈宣徽洞達溫室隅

南接以重離絲乎少陽是爲二宮複道邃廊西則月華重啓銀臺  
內向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延緣右藏建子亭於屏外設  
蘭錡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發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勳  
肅勾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乃下鶴鳴先聞千官就日萬  
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䟽館開軒  
左立太學前惇廣文膳豐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秘  
書典籍品命校郎橫閣三重闈正鈇黃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縱  
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謨  
誥鷓動鸞飛振玉鎗金殿廟羞瑚璉之器楚材慙杞梓之林已而  
燮和陰陽經緯天地採撫軒昊牢籠虞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代  
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罽火  
額獵霞張旆剝犀綴革奮目如虎眦振髯而蝟磔柔六鈞貫七扎  
對天仗以司戈分玉墀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十依榆關  
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逐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王



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有朝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羣臣之事有司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國則昌卿士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蹌蹌夫如是夸周而正魯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篥簾磬罇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籥韶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紀蔓蔓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實漢祖之德肆赦緩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鐙追共工徙驩兜昭舜弦浹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揔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匡

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烏巢之獄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披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豆時籩夏簋殷鉶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萼中題屹雲中而佩鳳杳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羞百醴家人齒筵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纓弁繁夥佩印分魚九參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騎杳街雞鳴朱邸火度青槐先導擘雲後車奮雷遞以嚴聲不生微埃人寒勿慄統以京尹臨人殺柄罔敢不謹豪家戚里金張許史走騎如龍行車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壽山拍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澹在焉斷虹偃蹇而亘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統劇停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倚鄠杜前張分圻連乎



馮翊畫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亘五谷而通商天子穆清環  
衛陳兵將軍之號三蕃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條  
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人息用戒不虞其中則御水  
分溝昆明下流在野決漑入官環洲旅織蒲紉芡贄菱羞渚戲玄  
鷁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澤派作龍湫淡接河漢波通女牛其  
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厥  
土黃壤樹以桑柘翳蒼乎南畝以秔以稌以黍以稷以輸太倉天  
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杖老室有蕃兒承化發謠帝力  
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闥朱駟推基峻砌待駟高門木秀茸葩紅  
舒綠繁挺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書晴金缸夜明羅繡  
巾憐鼓瑟吹笙譁族陳賓以樂乎太平貨隧分塵物次駢連中署  
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寶裁綺張繡紋軸蕉筒聲教之  
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扃以張  
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之

功當仲夏而獻繭立中和而視農然後黼黻時備采盛告豐其接  
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鎔金作軌四門是揭人靡迷邦士  
無諱訐示收材而問肯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賚  
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度支立各百姓既足斯焉充物復  
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駕則太僕承軾其樂  
人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羣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儉  
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眎仙童之霓裳覩壯夫之角觝  
御階晝陰帝座春深續紛宦闥窈窕嬪林既受賜於逮昏盡拜帛  
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或有乘時  
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盡然改容曰是足以懷傷於耳  
目作戒於心曾昔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隳列城徒罷  
驪山役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此東郊之事也隋苑廣袤置  
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齊門失耕禽游獸閑代謝物移繚垣  
不完此南郊之事也空水悠悠文王作周傳艱子孫衰平遂遷乃



卷二  
睽鎬都武王宅居國失報死豐鎬皆蕪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時  
以主淫祀藥誑徐誣將求永又天子親拜太牢黍牡事亡地存爲  
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也  
因迎夏則鑿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勤知祖基  
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祚也四鑿以  
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正  
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之  
命

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  
衢六陌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  
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  
痛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  
高祖西安文皇武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

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于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逍遙明帝  
文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  
乃周洛爲池帶漕爲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在隋之始  
移劃前規之隘侈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  
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寧廓皇家而遜授旣而天踵以正地  
產以實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  
帝功旣成封禪禮行顯祖先宗勒岱而祈嵩我甸我郊三聖之靈  
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儔逕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  
梁而駕路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址崇垓覃懷鎮封上干昭  
回鑿門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願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  
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舊里之玉雞御溝接派苑樹通堤抗鳳樓  
於內庭矗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瓦鱗翠虹梁疊壯  
橫延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翼  
大和而聳觀側賓曜而䟽軒若蓬萊之真侶瀛洲之列仙鸞駕鶴



車往來于中天嚴城曉啓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局接牖翠華在  
鎬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曹止九臺閣高開支馭東方乃俾二官  
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  
鄉郊圻作國屯兵孟津千里無煙萬夫狺狺實兼武牢以食濟溫  
唯是咽喉屬于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爲鄰化殷頑  
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膺膺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  
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  
之史籍聳當代之人倫兄友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衢棣萼爲名  
螭首龜趺疑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  
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儆戒於將來  
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誥尚存始卜惟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  
于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譁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  
鄩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  
承孫八百祚年祖功濳微衰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

朔太史不頒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  
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上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醕  
冲質不長栢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桷摧棟陽  
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不徙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嗣徒立政由甯氏王髡莫奮瓦解土崩炎居奐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闕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墊  
波八王旣分五馬南奔左衽之裘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犴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都隨鼎去從古如斯謂  
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駕神都東入誇榮時則麟麟其  
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賫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貉貧庾而稻賤筭而楊比屋相視恥衣空帛開塲分賜不列  
麩麥同軌同文晝呼夜譙父懌子愉去徑即盤旣兆旣億動動植  
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權代繫時  
不爲彼優我俗旣饒我人旣驕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而旬輦動衝天羯腥門開麗景殿  
據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雜蜀駕先移胤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  
奮二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摧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雍補夷故含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濱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廛軒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咸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之賡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

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旣畢事執謙  
端珽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及于富人  
庶稍蕃未臻于壽動殖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土戎狄  
雖貢西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  
政爲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爲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  
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  
安堯舜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覆轍  
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丙 摠三首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三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滃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



崇高配史籍以永乂恐修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獻  
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  
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  
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平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  
而清浮虛閭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蚪捎熒惑愷反旄頭風伯  
扶道雷公挾輶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壘礪萬山颺  
颺欵臻于長樂之舍崑崙之丘太一奉引庖犧在右堯步  
舜趣禹馳湯驟鬱閔宮之律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牆撫  
流沙而承雷紛墮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絕光  
烟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藉舒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溪女捧盤  
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間於染盛羽客先

來於介胄爍聖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  
以視履積昭感於嗣續匪正辭於祝史若貯蠻之有憑肅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佩於曾巔芝蓋歆以颯  
纒中從從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  
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爲仲達  
所愚鑿齒其俗窳窳其孤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啣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攫拏於  
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耳衢在拓跋與宇  
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癩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  
梟呼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  
淑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  
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誣敢自  
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矧鱗介以之鳴簾昆蚘以  
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佉神光而紺闕羅詭異以戢昏地軸



傾而融曳洞宮儼以巖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  
遲而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挹則有  
虹蜺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  
弛張於巨細覲披寫於心胷蓋脩竿無隙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  
黑簿睨堂下之金鍾得非擬斯人於壽域明返樸於玄蹤忽翳日  
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咸讜跣而壯茲應終蒼黃而昧所從  
上猶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  
官吏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  
商數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  
青陸獻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目宜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  
其佐山稽岐伯翼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  
信周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  
降素車終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  
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

於老氏好問自父宰我同科於季康敢撥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  
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畜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  
或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抉隋之  
後與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  
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尤俗之謠稽正統之  
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  
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袞服紛紛朝廷多門者仍亘乎晉  
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  
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  
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旣格于  
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經天  
之質具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



宮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  
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  
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乍帳有  
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篳篥侏以碣  
磻千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篋爲之主鍾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嶭嶭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佩剡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譟美休成之既  
享璧玉儲精以稠疊門欄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曉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羣心麩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  
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向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

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措其筋力  
與韜鈴載其刀筆與喉舌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  
直于主索于祊警幽全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貞  
營以蕭合酌以茅明嘏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殘其  
瑞神姦妥怙不敢秘其精而撫絕軌享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笋以玉琮也沛枯骨而破  
聾盲施死胎而逮鰥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曾宮歔歔陰事儼雅薄清輝於鼎  
湖之上靜餘響於蒼梧之下窅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瞰牙旗而獨立吟翠駮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逃聽  
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澆訛散淳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迫脅方士奮其威



稜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跼天踏地授綏登車伊瀕洞槍壘先出爲  
儲胥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綵壇紺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修頌祇  
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龜而不昧俟萬事之將履掌次閱氈邸之  
則封人考壝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齋心於宿設將盥食而匪寧旌門坡陀以前驚駭騎反覆以相經  
頓曾城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製  
翠毛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勾陳之星神仙戍削以落羽颺颺幽  
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渭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

青甲胄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霽夕雨於瀟湘洞庭  
於是乘輿霈然乃作翳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  
明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  
攫而黝黝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鉞成陰以結絡吹  
堪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卻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  
熊羆弭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攫上方將降帷宮之緜縞屏玉  
軼以蠟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進於穹崇之  
幕衝牙鏗鏘以將集周衛轆轤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田燭稠  
而曉星落肅定位以告絜藹嚴上而清超雲菡萏以張蓋春歲蕤  
以建杓簪裾斐斐樽俎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  
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  
所以敬鬼神所以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  
水之上越席䟽布之則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  
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



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配羣望之徧祭在斯示有以明其  
翼戴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從乎節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  
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梗槩變萬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砒磻英華  
發外非因乎篋簾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齧骨胠  
胥柴燎窟塊駢擘若赫葩斜晦潰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淡  
眇溟漭淬聖慮岑寂玄黃增霈蒼生顛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  
駘駘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晻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  
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歛祀事虛明於是泔沔乎渙汗紆餘乎經  
營浸朱崖而灑朔漠洵賜谷而濡若英耆艾涕而童子僂叢棘圻  
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醑醪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  
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乎至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  
聖人有作不逆寡而雄成爾乃孤卿侯伯羣儒三老儼而絕皮軒  
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  
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

煥炳而葱蒨秦失之於狼貪蠶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茫  
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  
嚙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  
累聖昭洗中祚觸蹶氣慘黯乎暗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  
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關不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  
長劍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挿紫極之將頽拾清芬於已缺鑪以之  
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撤蓋九五之後人  
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卨王綱近古而不軌天  
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粲然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刊定  
於興廢繼絕而後覩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  
千金而不減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  
用素樸以守于嗟乎麟鳳胡爲乎郊藪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  
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鷄鶩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  
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闕視於魏



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

吳興姚

鉉

纂

古賦丁 摠五首

符寶一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一

渾天賦 楊炯

閱武二

大獵賦 李白

斐將軍舞劍賦 喬覃

誓師一

濟河焚舟賦 高邁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字文化及



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僭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恣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宸之尊被竊鉢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為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微覲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兮惟王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微神器之鴻名及夫秦始皇削平六王爲龍爲光追琢其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以降殃惟陰騭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寶

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栢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雲雷邁迤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晉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潰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遂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隋之并吞始負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望夷之釁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騫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颺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覩于時也充德扇結束周碗跪帝謂文皇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惟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



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末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夫符命之所加曆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殿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荅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朝不旣而患失於戲天發禍機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烟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三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病丘園二十年而從宦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爲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曰

有爲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黝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具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爲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輟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廻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外入於西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旣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與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盱衡而告曰楚旣失之齊亦未爲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栢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旣莫知其爲說儻隸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歎請爲左右揚擢而陳之



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

環拱大帝威神尊之以輝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座離宮弈弈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啓閭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太階平而君臣穆招遙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惇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倘佯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礮礮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髦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苑園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座三光



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鎖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  
大臣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狐直而狼顧軍市曉而  
雞鳴三川之交鷄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  
闕於是乎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  
精液法渭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  
夕織婦之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  
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  
崑崙太平太象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  
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羣陰之紀上  
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浹重暈市而邊風駛  
纔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鬪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  
火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血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  
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  
不忒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盈退後舍爲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  
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  
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  
見天下之賸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  
而蒸雲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爲之  
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旦  
扶握天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三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  
祆氛冬雷夏雪日暉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  
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  
而司地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  
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日吳範之  
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蓋高語云惟  
天爲大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羣臣莫尊  
於上帝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筮日何爲兮右轉天



何爲兮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螟何細兮  
師曠清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  
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大小  
之年鐘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  
待師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  
登乎上玄女何寃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  
之石聞弦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  
乙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賢  
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署也兩  
君而未識楊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讖也忽  
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  
其所以然

大獵賦并序

李白

臣以爲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謂  
語其大略竊或褊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太  
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  
之義也上林去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經數百長楊夸  
胡設網爲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  
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  
王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  
而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  
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  
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邪臣白作頌  
折衷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歲蕤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金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掌雪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  
閉是月也天子處平玄堂之中食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颺掃萬乘雷奔梢扶  
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  
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  
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鑿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柞兮瞰三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橫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森於是擢倚天之劍響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卻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振於蠻貊陋梁鄒

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代恒作袂夾東海  
而爲塹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全入聯八  
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縣原峭格  
掩路蟻蠊過而猶礙螭螟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罕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駝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縣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塹高頽深平險谷擺椿枯開林叢喑喑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治之儔烏獲中黃之黨趨崢嶸獵莽  
蒼喑呼哮鬪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猱挾三  
挈兩旣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虺號以鷄睨兮氣赫火而  
歆烟拳封狨肘巨狴梟羊應叱以鼈踣獬貜亡精而墮巔或碎腦  
以析脊或斃髓而飛涎窮遐荒蕩淵數扼土伯殪天狗肫角犀頂  
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振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卻走君王於是義通天靡星旂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驚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武卒  
雖躡轢之已多猶物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  
車轆轤以陸離穀騎煌煌而奮發鷹犬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蹶  
攫麇麇之咆哮蹂豺貉以挂格膏鋒洙鏗填巖掩窟觀殊材與逸  
羣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駿窮竒驅獠牙若錯劍鬣如叢竿  
口吞父鋌目極槍櫓碎琅弧覆玉弩射猛彘透奔虎金鏃一發旁  
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揔八校搜四  
隅馳專諸走都盧趨喬林撒絕壁抄衛獬豸囚鼯鼯於峻崖  
頓毅馮於穹石養由發箭竒肱飛車巧括更羸妙兼菟且墜鸚鵡  
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稍鷓鴣漂鷓鴣殫地廬空神居斬飛鵬於  
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鼈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之譎  
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平高天雨獸上  
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陰兔  
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莫不

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俄而君王  
茫然改容愀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  
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爲尊玄妙爲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  
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雖  
翦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皇與鸞鷲兮旋騶虞與麒麟獲  
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醑  
韜兵戈火網畧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絃之圃開日月之局闢生  
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教與狩岐何宣城之足數晒穆王  
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  
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瓘  
大朴以爲杙頓天網以掩之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  
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  
聲卻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  
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



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蒙  
德於社首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廻蜺旄  
返鑾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  
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  
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俘海夷虜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  
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簾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  
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  
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  
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于羽公於是平貝冑朱綬而正色虎  
裘錦楊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  
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鋒隨

指顧鏗應徊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  
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輶轡射牛斗空中悍慄不  
下將久欵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淳絢練夙絕  
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  
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廻環光沖融兮其外  
氣混合兮其間若勇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慙  
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風生  
兮舊旆檐檐電走兮彤庭曄曄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神之無  
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懾嗟夫蘭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  
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寶劍有千金之飭奮紫髯  
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力或歌  
曰泱泱武臣耀雄劍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裾之妓  
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  
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劍



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弃瑕之恩未報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翼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揔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劍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火干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瓦解凌不周之柱折朝出乎咸秦夕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欲伸於是指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誓雪前恥負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露變叱咤而風塵弭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爲異鄉之土鬼鬼爲鄰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煎烘大川炊長壻龍吼乎沸潭魚喁乎湯泉舳舻化而爲炭檝棹颺而爲烟水聲與軍聲合旁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衝于天是以天爲

我赫怒焉地爲我震業焉林木爲我枯死焉山陵爲我崩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德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鏑以自備以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晉實之主反爲客秦實之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崤陵之下旣而鬼雪前恥人解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魯之勲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廁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羸得精鑒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籍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籍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乂懸無私之



鏡以照六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掇奇拾異葑菲盡取若一人  
近忠貞含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題橋以見  
志入函關弃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爲弃甲而生投君於子  
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枿薪如之何匪  
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  
桑之力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

古賦戊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海潮賦 并序及進賦狀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爲  
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  
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  
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  
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  
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  
也遂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  
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  
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  
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



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  
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  
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殆微絕以其至陰  
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  
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  
生之實驗也其朏其朧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  
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  
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  
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  
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  
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  
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  
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物有象而

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潮  
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銜於學者蓋欲請  
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

立天道絕至陽之元精

謂日作寒暑

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

冬至日在

南斗玄武

之體故云鳥也

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而氣曙

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惑謂滋濤之不測安有夫虞  
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  
規介人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  
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太陰裁其小  
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  
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爽乎毫釐豈不謂乎有耳  
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  
之以分至啓閉陰爲水故霏之以雨露雪霜雖至賸而可見雖至



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潮之由也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澗溟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轤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隨降二至升而已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元氣常運萬物自成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沉沈矣其增其羸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地浮於水天在水外也半圓天而勢齊謂陰陽上下各一半也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始作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

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丘浮而迭起飛沫電燧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周解法曰日徑千里周三千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滂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鑠其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鑠如嬰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豹虎齒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羆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割磔而齧此何齧意宜反齒露不齊之兒其少進也若兆人繽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轂相摩錯闐闐澶漫凌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渚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判懾仁兵而自僵倏谷呀而巘斷此者皆海濤遇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義也古人未言吾將耀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



而抵掌俄類虛禁而愕眙孽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  
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  
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  
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牯音渠乾維也儀禮士相  
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加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  
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  
瑜指溢漭之難悟欲蠱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  
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臣禹使東西有極容成叩玄  
陰陽已測帝遣黃帝臣陽秀受乎江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  
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致晷謂量日影十里周髀作  
則即勾股算法周人以髀為勾以禊竈窮情乎天象禊竈鄭大夫  
子雲贊數於幽默揚雄作太玄經分八十一首七百張衡考動以  
鑄儀謂地動儀淳風述時而建式謂作乙巳占以儀彼皆凝神於經緯  
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滋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

也先生苟竒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自此已下苟由  
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一而秋冬勃興其二其逾朔也  
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  
憑凌其四何常微其五夜何常大其六勢何故更大也其七何仲秋忽爾而  
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  
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九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  
一沈潮何再出其十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眇澮往成天波終  
古不極盍沈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其十一為潮之外水歸何  
域其十二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  
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泮  
繫缺北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其十三吾聞之天地噫音隘氣有吸有  
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其十四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  
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



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頌冰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梏於獨  
見終沈溺於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  
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  
足證當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一問第夫日北而燠  
陽生於復三震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  
漸冬至後日漸近比故晝通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  
草木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圻於胎卵鳥獸含滋  
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  
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  
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而小  
也二答第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三巽下乾退東井而延夕夏至  
漸漸近南故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  
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燁空大澤而若漏縮於此者  
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而大也三答第兩

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迫其離若爭其合  
如擊始交緩而並鬪合朔之次非無物喻終摩壘而先釋月行疾  
過故比乎日沮其雄水凝其液既冒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  
潮之所恃者月趣陰所畏者日避陽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  
溢亦猶羣后納職來遙王門獲命以出望宁而奔引百寮而盡退  
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四答第黃道所遵  
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哉生魄之後  
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右漸通於日也進為干德稍稍近日若  
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  
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也五答第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  
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逾八萬里周天法一面入八萬里其勢涵澹無  
物能弭周天法一面去日八萬一分晝於戌作夜於子子前為早  
晚潮一云戌前為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  
陰者故鑠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



衰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七塔第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覃其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鬪此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八塔第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謂八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太玄經云海中飛羣夫秋之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九塔第萬物之中分日之熱謂三才之中各有火也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藝附於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非其匹至威無焰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汨哉十塔第方輿之下

陽祖所迴歷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為朝左激之遠兮遠為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十一塔第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寧也十二塔第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電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燠急常寒狂乃陰雨為沴僭則陽氣來于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疋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剝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



復從而解之曰三問第十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

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水也

所以能浮厚地也不極者以上規莫其圓北辰不動謂之上規也故知鹵不積則其

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

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

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

下墜謂為雨者也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著則重也故舟楫可

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

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

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

預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四問第十子以天地

之中元氣噫音億噓為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

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

源寧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願一

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又往而方來或合

沓而相際曷舛互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屨旁眄亦窮其

變吾因訊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

天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

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蹠軀斂色交袂而辭彼圓

玄方蹟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闔域

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卯判鷓生鼓擊聲隨

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噫哉古人迷潮源兮刊編鬻翰曾未言兮羅虛列怪無藩垣兮名

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若和

與扁祛吾憯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抵為謹兮陰陽數

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

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金鑄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



爲經高誇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  
破鏘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王瑄潛聆載十二而分統肇有憑  
翼生乎象先雖迷放屬之源終識跋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合  
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靈臺  
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次分甘  
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儒氏之業  
也莫不咸思蟻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二大愚以始  
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竇酬嘲敢云早惠旣不用蛉膠習戲  
自鄙童心及竊譽思中拘塵長者執經堂奧避席巖師自悟牖間  
媿非胡廣頻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槐屢改管窺之心  
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又困牛  
衣颯垂領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

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輒  
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爲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  
乎其下以證夫激而成潮之理并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  
道所交及立北極爲上規南極爲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  
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諸粉績庶將無闕緬螢囊之已又撫  
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天道右轉七政左旋日入則晚潮激於左日  
出則早潮激於右潮之小大則隨於月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張衡二曰蓋天周髀以三曰宣夜無師四曰安天虞喜  
五曰昕天姚信六曰穹天虞登作自蓋天已下並好奇術異之  
右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言  
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云迺  
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周其下  
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彈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右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潮  
也又按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日入地下卦  
為明夷☱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水下於卦為  
需☱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又離為日坎為水日出水上  
卦為未濟☱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水此其象也日入水

下卦為既濟☵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今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以  
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乖誕者凡五家莊子道遙玄中記王仲任論衡言

不入山經釋氏言四天乙巳占具解訖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王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桓君山攻之  
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論真宗而學者多誤故列之  
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非可以  
表測而度量也又按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眾鄭玄之言用勾  
股之術以求天之里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晷於陽城表南  
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一萬五千里立  
八十而旁十五則曰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法得八萬一千  
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  
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得五十一萬三



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自得之遂用覃思臣溟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羣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止息者爲衡皆玉爲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則此二器皆古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今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爲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太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渾儀張衡以延熹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閉戶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契其後

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太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祗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奏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皇帝陛下德邁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日月貞明天地交泰珍圖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臯繇共佐千年之聖



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負書志在稽古或觀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測管究黃鍾於玉律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動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微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無脂燭則藝薪蘇曉恨頑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取爲孤立於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白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

擢臣爲進士狀頭筮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詎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數願以潢污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彫蟲所爲刻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洎隨狀奉進上贖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謹錄奏以聞



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瞻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館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五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

古賦已摠一十首

名山二

華山賦 楊敬之

華卉草木八

牡丹賦 寄元興

桃花賦 皮日休

荔枝賦 張九齡

伐櫻桃樹賦 蕭穎士

華山賦

嶽之初成二儀氣凝其間小積焉為丘大積焉為山山之大者為嶽其數五余尸其一焉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渾渾河流從南而來自北而奔始射九峻荆巫梁岷道之云遠

吳興姚

鉉

纂

霍山賦 皮日休

長樂花賦 蘇頲

秋蓮賦 宋之問

瑞橘賦 李德裕

杞菊賦 陸龜蒙

楊敬之



兮徒遙而賓嶽之形物類不可階其上無齊其傍無依與之千仞  
爲榮抑之千仞不爲卑天雨初霽三峯相差虹蜺出其中來飲河  
湄特立無朋似乎賢人守位北面而爲臣望之如雲就之如天仰  
不見其巔肅阿芊芊蟠五百里當諸侯田獄之作鬼神反覆蛟龍  
不敢伏若歲大旱鞭之朴之走之馳之甘雨瀾漫百川東逝千里  
而散噫氣蹶然怒乎巖幽漸于人間其聲瀏瀏獄之殊巧既不可  
窮見乎中天泮泮而掌峨峨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  
注者似曰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文乎文質乎  
質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上上下下千品萬類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其乃繕人事余安得畢議今作帝耳目相其聰明下矚  
九州在宥羣生初太易時其人俞俞其主人者始乎容成卒乎神  
農中間數十君姓氏可稱其徒以飲食爲事未有仁義時哉時哉  
又曷足蒞是後敬乎天成乎人者必闢其心假其神與之齡降其  
仁故軒轅有盛德蚩尤爲賊生物不遂軒轅用力大事不可獨治

降以后牧三人有心烈火就撲其子之子其孫之孫咸明且仁雖  
德之衰物亦處宜繇夏以降湯發仁以王癸受暴以亡甲釗戊誦  
不敢有加惟道其常享國遂長天事著矣莫見乎高而謂乎茫茫  
余受帝命億有萬歲而不敢怠遑臣贊之曰若此古矣祖矣大矣  
廣矣富矣庶矣駭矣怖矣上古之事粗知之矣而臣之言又聞之  
矣然起居於上宮室於上如此之久矣其所見何如也曰見若咫  
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  
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螻紛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  
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弈弈焚咸陽矣纍纍繭栗祖龍  
藏矣其下千載改更興壞悲愁辛苦循其上矣臣又聞曰古有封  
禪今讀書者云得其傳云失其傳言語紛綸於神何如也曰若知  
之乎聞聖人撫天下哀天下旣信於天下則因山嶽而質于天不  
敢多物若秦政漢徹則牽肉以奉祭祀蓋福其已則廟祠相望壇  
墀迤邐盛氣臭夸金玉取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怠矣然慊慊不



足秦由是雍漢由是弱明天子得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廟堂之上垂衣裳而已其於封禪存可也亡可也

霍山賦 并序

皮日休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其文幸上發輜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嶽也邑贅于陞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驚手乎蹕心乎竦神乎瞽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旣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然焚絲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又疢則知才智之劣如耄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於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旣浹其精忽淪怯然而勝躁然而敵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能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辭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嶽其山厥臣其嶽惟君惟

南之鎮曰霍爲尊嶽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勅勢荆豫華嵩青沂充岱如埤而秀如塊而銳嶽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嶽之尊端然御極竦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嶽之氣其秀爲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嶽之靈其神不眠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嶽能廓之若歲用旱嶽能澤之嶽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蘊音染卉淒淒迷迷藻績數百里嶽之形有雲驚驚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嶽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攬地其曉而東有如貫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脉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嶮而節或銳而勵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繫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



余祝融之相也夫霍山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不備帝俾余莅夫古有五嶽霍居其一所以五嶽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覲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已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旦冊而命我與諸嶽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執事之達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黜陟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閉過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狩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有能言胡不俾帝命余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命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牡丹賦 并序

舒元興

蓋遁乎深山自幽而芳以爲貴重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

由此京國牡丹日月濡盛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瀰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持今則肆情於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焉或者不能對余遂賦以示之

圓玄瑞精有星而景有雲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發爲紅英英之甚紅鍾乎牡丹拔類邁倫國香欺蘭我研物情次第而觀暮春氣極綠苞如珠清露宵偃韶光曉駟動蕩支節如解凝結百脉融暢氣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將憤洩淑色披開照曜酷烈美膚膩體萬狀皆絕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赫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曩者



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織踈者如缺鮮者如  
濯慘者如別初朧朧而下上次鱗鱗而重疊錦衾相覆繡帳連接  
晴籠畫薰宿露宵裛或灼灼騰秀或亭亭露竒或颯然如招或儼  
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或重然如縋或爛然如披或迎  
日擁砌或照影臨池或山雞已馴或威鳳將飛其態萬萬胡可立  
辨不窺天府孰得而見乍疑孫武來此教戰其戰謂何搖搖纖柯  
玉欄風滿流霞成波歷階重臺萬朶千窠西子南威洛神湘娥或  
倚或扶朱顏色醜各銜紅釭爭鬪翠蛾灼灼天天逶逶迤迤漢宮  
三千豔列星河我見其少孰云其多弄彩呈妍壓景駢肩席發銀  
燭爐昇絳煙洞府真人會于群仙晶熒往來金釭列錢凝睇相看  
曾不晤言未及行雨先驚旱蓮公室侯家列之如麻咳唾萬金買  
此繁華遑恤終日一言相誇列幄庭中步障開霞曲廡重梁松篁  
交加如貯深閨似隔牕紗鬢息媯依稀館娃我來觀之如乘仙  
槎脉脉不語遲遲日斜九衢遊人駿馬香車有酒如澠萬坐笙歌

一醉是競孰知其他我案花品此華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  
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櫛比葉如金屑粧飾淑質玫瑰  
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斂跡穠李慙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朱槿灰  
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敢懷憤嫉煥乎美乎后土之產物也使其  
華之如此而偉乎何前代寂寞而不聞今則昌然而大來曷草木  
之命亦有時而塞亦有時而開吾欲問汝曷爲而生哉汝且不言  
徒留翫以徘徊

長樂花賦 并序

蘇頌

蜀太守庭際有紫華草秋中始繁英露洗冬早尚直本霜封蕪雜  
大同於衆卉盛衰小異於羣物余訝而未識吏或告余曰此長虞  
所賦蜀長樂花也故心暗賞焉因口授書吏遂墨而成作恨不見  
古人所爲得髮鬢其言爾

夫長者以短長之形度其長則至美夫樂者以哀樂之類同其樂  
則至喜長也樂也吾安得而閒之嘉纖植之並用偉令名兮在茲



徒見其豐族萃尊高標璀璨莖丹外而縞中葉縹分以紅貫綴綠  
穎之重疊索紫蕤之瀾漫迫而象之君子其常或微或章聳危冠  
兮纓若綬默退靜其何望遠以意之佳人欲翔炫炫煌煌重羅綺  
兮撲瑤翠蹇來思而未嘗匪以幽兮自直匪以直兮自藏匪以晚  
兮自耀匪以耀兮自強文濁露之均灑庇清舒之泛光本無嫌於  
散地甘有寓於殊方然則太液初滿上林新霽茸灼燦萬品千  
計搖瑞色而涵芝雜竒葩而轉蕙孰與夫玉堂金閣之徧賞白日  
青春之特麗歲不與兮時向蘭風蕭蕭兮夜漫漫賓遠鴻於沙塞  
叫離鶴於江干君曾不見三月華矣盡林間之槁木千霜殞矣亦  
庭下之枯蘭懿此常度凌於早寒假春期而不彩雖秋令而不殘  
衝雨霰之飛薄任雲山之險難芳弗珍於霍靡節恒慕於檀藥吾  
則知樹背之奚託傾心之可安如後凋之是貴罔獨立其誰觀文  
學掾起而爲亂曰白露瀼瀼何草不黃紫華灼灼生君之堂彼不  
伐兮秋自翳時或珍兮君是惠彤庭赫兮朱草駢交屈軼兮友賓

連伊榛莽而荒此君曷爲而賦旃

桃花賦

皮日休

余常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  
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  
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文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阨於  
躓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尚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  
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

伊仰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桃花厥  
花伊何其美實多臺隸衆芳綠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  
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  
如不幹繁若無枝姪姪婉婉天天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閑者如癡  
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薰或矮媿而莫持或幽柔  
而旁午或摺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弈僕藉以作



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糝翠  
靨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麝香宛若鄭袖初見吳王夜  
景皎絜開胡弄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脉脉  
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或  
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厭浥妖紅墜濕又若  
驪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  
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娉娉暖紅又若飛燕  
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  
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襄姒初隨  
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  
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  
秩之卑寒士他日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昵而稱珍或以踈而見貴  
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  
充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欲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

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  
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兮如此

秋蓮賦

宋之問

天授元年敕學士楊炯與之間分直於洛城西入閣每雞鳴後至  
羽林仗闈人奏名請龜契佇命拱立于御橋之西玉池清冷紅蕖  
齒首謬履扁闈自春徂秋見其生視其長觀其盛惜其衰得終天  
年而無夭折者良以隔礙仙禁人莫由窺向若生於瀟湘洞庭溱  
洧淇澳即有吳姬越客鄭女衛童芳心未成採擷都盡今委以白  
露順以涼風榮落有期私分畢矣斐然願歌其事久之乃述秋蓮  
賦焉

若夫西城秘掖北禁仙流見白露之先降悲紅渠之已秋昔之菖  
菝齊秀芳敷競發君門闕兮九重兵衛儼兮千列綠蒂青枝綠溝  
覆池映連旗以搖豔輝長劒兮陸離疏瀝兮裂縠交流兮相沃四  
繞兮丹禁三市兮承明曉而望之若霓裳宛轉朝玉京夕而察之



若霞標灼爍散赤城既如秦女豔日兮鳳鳴又似洛妃拾翠兮鴻  
驚足使瑤草罷色芳樹無情複道兮詰曲離宮兮相屬飛閣兮周  
廬金鋪兮壁除君之駕兮旖旎蓮之葉兮扶踈萬乘顧兮駐綵騎  
六宮喜兮停羅裾仰仙遊而德澤縱玄覽而神虛豈與夫溪澗兮  
沼沚自生兮自死海圻兮江淹萬萬兮煙波泛漢女遊湘娥佩鳴  
玉戲清渦中流欲渡兮木蘭楫幽泉一曲兮採蓮歌江南兮峴北  
汀洲兮不極既有芳兮叢城長無依兮水國豈知移植天泉香飄  
列仙嬌紫臺之月露含玉宇之風煙雜葩兮照燭衆彩兮相宣鳥  
翡翠兮丹青翰樹珊瑚兮林碧鮮夫其生也春風盡蕩爍日相煎  
天桃盡兮穠李滅出大堤兮豔欲燃夫其謝也秋灰度管金氣騰  
天宮槐踈兮井桐變搖寒波兮風颯然歸根息豔兮八九月乘化  
無窮兮千萬年越人望兮已長久鄭女採兮無由緣何深蒂之能  
固何穠香之獨全別有待制楊雄悲秋宋玉夏之來兮翫早紅秋  
之暮兮悲餘綠禮盛燕臺人非楚材雲霧圖兮蘭爲閣金銀酒兮

蓮作杯落英兮徘徊風轉兮衰衰入黃扉兮灑錦石縈白蘋兮覆  
綠苔寒暑茫茫兮代謝故葉新花兮往來何秋日之可哀託芙蓉  
以爲媒

荔枝賦 并序

張九齡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特甘滋百果  
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固未之信唯  
舍人彭城劉侯弱年累遷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嘉歎以爲甘  
美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  
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閑議欲爲賦述世  
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敘往心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  
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況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  
閒苟無深知與彼亦何以異也因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果之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酸於此  
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匪虧下合圍以擢本



傍陰臥而抱規紫文紺理黛葉細枝蒼茸靈靈環合夢纏如蓋之  
張如帷之垂雲煙沃若孔翠于斯虛根所盤不高不卑陋下澤之  
沮如惡層崖之險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爾其勾芒在  
辰凱風入律肇氣含滋芬敷謐溢綠穗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花  
但言其實如有意乎敦本故微文而妙質蒂葯房而粹萃皮龍鱗  
以駢比膚玉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  
猶不可匹未至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有五此甘滋  
之不一伊醇淑之無筭非精言之能悉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  
驚佚心恚可以蠲忿口爽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於甘  
橘援蒲桃而見擬亦古人之深失若乃華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煥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泰信瑯盤之仙液實  
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理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  
貪而必愛沈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  
而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

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  
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  
張公亦因地之所遇孰能辨乎其中哉

瑞橘賦 并序

李德裕

清霜始降聖上命中使賜宰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囿之所植也  
臣伏以渡淮爲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有感昔漢  
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遐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  
雀園華實不就乃吳人未格之兆也考於前史昭晰可知豈非天  
地同和羣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威更承膏露  
草木尚爾況乎人心漢宣帝宮館山澤意有所感必使近臣賦之  
臣幼學爲文忝列樞近敢稽首而獻賦曰

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貞  
枝凝碧蔚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江潭之秋色雜丹楓於溪畔  
映綠篠於巖側翡翠以之列巢鷓鴣於焉棲息雖同霑於雨露竊



自得於雕飾終獲譽於皇明豈因人之羽翼感大鈞之獨運輸造化之玄力思六合以同風採孤根而移植播元氣以茂育諒英靈之不測逮乎霜飛天囿風落秦川金莖炫焜於朝日玉樹青葱於霽天峩方壺之翠島列靈沼之清漣上蔚檉松下秀蓀荃絕朱草與屈軼華紫芝與賓連靈卉必植而嘉橘在焉碧葉獨潤金衣更鮮天漢之華星焜耀閨風之珠樹粲然香若團於野露色疑炫於江煙旣而太官獻新奇果列筵非厥苞之自遠何菲陋之莫傳樹隱方塘比丹萍之初實盤映皎月與赤瑛而共妍東鄙孤臣謬陳三事旣之和羹乏用猶霑可口之味并食不割竊愧晏嬰之知捧之以拜重感桓榮之賜庶不朽於雪霜永酬恩於天地

伐櫻桃樹賦

并序

蕭穎士

天寶八載予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廣陵太府軍事任在限外無舍是處寓居于紫極宮之道學館因領其教職焉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蒼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腹皆微禽是焉栖

託頡頏上下喧呼甚適登其喬枝則俯逼軒屏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盜窺踰因是爲資遂命伐焉倣夫在位者爾

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鋤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觀其體異脩直材非棟榦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諂望嚴霜以凋換綴繁英兮霰集駢朱實以星粲故當小鳥之所啄食妖姬之所攀翫赫赫闕宇玄之又玄長廊霞截高殿雲褰實吾君聿修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平時以芬馥樹以貞堅匪夫松篠桂檜若蘭荃荷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汨羣林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或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諒何惡之能爲終物情之所畏於是命尋斧伐盤根密葉剝攢柯焚朝光無陰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平堦軒嗟乎草無滋蔓瓶不假器苟恃勢而將逼雖見親而益忌譬諸人事也則晉吞并於僭沃魯出逐於強季緜峻擅而吳削倫囿專而晉墜其大者虎遷趙嗣鸞竊齊位由



履霜而莫戒聿堅冰而荐至嗚呼乃終古覆車之軌轍豈尋常散木之足議

杞菊賦并序

陸龜蒙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旦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惟杞惟菊偕寒互綠或穎或茗煙披雨沐我衣敗締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梁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六



